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靈集卷六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朱達曾

古靈集卷六

宋 陳襄 撰

奏狀

乞疎放秀越二獄干繫人狀

臣伏見中書劄子差屯田郎中沈衡著作佐郎張載往秀越二州置司推勘祖無擇苗振公事風聞其間因緣作過及干連照證人數不少若依制勘條例並須逐一

勾追證對圓結緣抗明二州去勘所各經數舍往來追攝不無騷動竊以朝廷詔獄本為守臣違越為害於民以此差官取勘若令無辜干繫之人一例拘留對辨或因累被罪反為平人之害甚非陛下繩吏愛民之意欲乞特降指揮下逐處勘官只令取勘祖無擇苗振及見禁作過情理切害之人所犯重罪依例追呼照證結絶以申懲誡外其餘罪輕不坐與應係干證之人如已勾追即立時取狀疎放其未勾追者並免追究及雖有小

可罪從本州作過因被連累之人亦乞出自聖恩特與推恩矜放更不具案圓結施行所貴不至滋蔓淹延別致騷擾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祖無擇下獄狀

臣昨蒙恩召赴闕道由杭州伏見知州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為政寛平愛民無擾杭為劇府素號難治前後守臣多以暴刻繩民故無擇之治百姓安之近者只因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察訪過實遂興大獄自無擇下吏

州人皇皇如繫父母齋僧祈福為之湔雪於府以至詣
闕告訴非無擇惠政得人之深何以得此訪聞勘官慘
礉百端鍛鍊天子近臣既為獄吏恥辱刻木畫地莫不
掐承竊慮訊鞫之間未免冤濫臣始聞詔獄恐無擇别
有贓汙之狀故不敢以聞近得所知殿中丞知湖州歸
安縣柯述書具言其事述是前來勘官宜得事實伏望
聖慈以無擇嘗為侍臣秉心忠實但以寛而泛愛失於
周防獄案未成特賜馳驛指揮早令結絕使無擇出外

聽勑如別無踰違大惡即乞貸從寛典不惟無傷堂陛之體亦足以慰士民之心所有柯述書謹隨狀奏聞伏候勑旨

知河陽縣乞拋降和糴小麥價錢狀

臣伏為本縣民田瘠薄屢經災旱今年夏秋闕雨五穀不收雖已依條減覆檢放稅租然中産之民已闕歲計待糴而食十有八九例以小麥青苗生舉錢物一㪷之直只得三十餘文兼并之家已獲倍利尚被艱難舉貸

不得深慮來年起發春夫之際穀價騰湧貧窘之民轉見不易臣竊見本州每歲拋降和糴小麥萬數多是過時收糴每一㪷官支價錢不下九十文以上至一百二十文比之民間麥熟之時所直市價常多三四十文且以一州言之每歲所糴小麥一萬餘石即大支價錢三千餘貫若京西一路枉費官錢亦為不少率無拯救之利秪益商販之民臣今擘畫欲乞轉運司先於隔年拋降和糴小麥價錢數目下本州縣依諸路放買紬絹條

例於來年正月半以前預支與五等人戶每小麥一㪷依麥熟時民間價例止於六十文仍令十戶結為一保各以上等人戶充作保頭連名具狀遞相保委請領官錢至時只令戶長依夏税期限催納如此則不惟拯濟貧匱之民兼亦省得和糴官錢不少臣所起請委是官民兩利別無妨礙如允臣所奏乞下本路州軍合係和糴斛㪷去處一例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理會考校進士卷子狀

臣伏見今歲科場開封府就試進士三千二百七十餘人合解發三百十人為額國子監一千六百餘人合解百人為額皆是十分之中未取其一英俊既多而剽竊挾書真偽殽雜若不精加考校去留之際不無差誤孤寒得失所繫不輕貢舉條例雖令考試官通考緣三場卷子數目稍多自來承例分定方始考校得失其間好惡不同未必取捨皆是洎乎考到合格人數便即類聚奏號更不將退落卷子令衆官一處衮同再考輕易漏

畧非為不惜舉人進取之艱難殊不體認朝廷取士之意臣今擘畫欲令今來考試官初考校時權令分定卷子除考到詞理優長已合格者及詞理紕繆與犯不考式者已係黜落外將逐官退下中等卷子在去留之間者令衆官一處公共看詳與近下合格卷子比校優劣然後升黜仍將三場卷子連粘通考所貴得士之實不至差繆所有考校雖無日限校量一月之內以詩賦策論通考每人一日考得一十五副至二十副已來如將

退落下等卷子更令衆官參考須至更展日限方得了當令乞將就試舉人卷子與考試官員數均定日以二十副為準自引試初場通計人數與五七日限通考退落卷子以引試日為始計其日限如更日限未足未得奏名所貴考校精詳不失辭業之士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選差京朝官知縣狀

臣近有劄子以銓選吏員冗雜縣令最為親民之官欲

乞稍加銓擇以手實之優劣縣政之繁簡各分為兩等選循良幹敏之吏使治其劇其次等縣亦並以奏舉人及常調縣令歷任有三人舉主者充注嚴其保任之責而優其奬待之數使賢能者有所勸激而勉充其選亦銓衡選任之先務也留中多日未蒙頒降施行竊意陛下重其更張不欲使常調入令之人別無差遣因茲濡滯注擬不行臣竊以為不然契勘銓司常調令錄大率不過九百人除現任錄參或監臨場務及自該入等差

注人固已三分之二矣其餘得替守選注官待闕又已過半則逐時在銓守候差遣常無一二百員今所汰去者盡是舉官不足或無勞效莫非貪耄不職之人雖由此罷之其害猶小或付之百里之命使民倒植其為患豈不大哉臣今相度欲乞將諸路州軍係主户三萬以上縣分主簿及節鎮判司員闕與理令録資序許常調令録不該入等人注填如願折資差遣亦從其便則員闕足以相當而無留滯之患矣臣又觀天下京朝官知

縣員闕其間甚有戶口浩穰獄訟繁劇號為難治之處有累政而以事去官或曠歲而人無授者如南劍州之尤溪邵武軍之邵武建之浦城信之上饒洪之分寧虔之雩都如此之類天下甚多審官院雖有指定繁劇兩等選差條貫然多該說未盡如前數邑率皆不預其數欲乞下諸路轉運司別令體訪定奪轄下自來最為煩難不治之邑凡有若干將合入本路分人揀選腳色舉主多有勞績或曾係臣僚奉勑奏舉素有才望之人不

依名次保明超授謂之繁劇選差其次雖有難治之邑但封疆濶遠主戶及三萬以上者並於以次腳色內銓擇謂之選差內有圭田優厚號為善闕如秀之華亭明之鄞縣常之無錫之類凡有若干並陞為通判差遣謂之優選其係繁劇選差人候任滿日別無遺曠許先次指射更與優選一次仍與通判合入人相兼選擇合闕升通判者與理通判資序其係選差者除兼兵與中等以上圭田處依舊條無酧奬外其餘不以路分遠近但

能振職量其績效亦並與先次或優選一次以上如遂
任內治績稱最當與優加奬擢其有繆濫不職者主判
官稍涉私徇情亦乞特行黜降如此則高才良吏知有
彂勸而樂親民政天下繁難不治之邑莫不均被仁澤
如言有可采伏望幷臣前狀降付中書特賜詳酌施行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知常州乞留陳經不對移任滿狀

臣檢會常州昨據管下太子中舍知無錫縣事陳經狀

稱為與本州推官邵琦是親妨礙尋備録本官狀申奏其陳經近蒙降勑移知婺州蘭溪縣却差知蘭溪縣屯田員外郎鄭琰前來對移事須至奏聞者臣今訪聞得知常州無錫縣事太子中舍陳經自到任以來公懃幹敏練達民政事無大小躬親聽斷無不曲盡人情縁本縣所管三十二鄉主客戸口獄訟浩繁積年不決號為難治之邑經至一年庶事修舉兼為常州修開運河從無錫縣界望亭堰至武進縣奔牛堰一帶工料共計一

百三十餘里並是差委本官都大管勾開河司公事諸般經畫以至畢工並得濟集此方是開濬河身及除去望亭一堰疏導太湖水勢通入運河雖獲利濟緣近河兩岸民田到水溝瀆及合置堰閘去處並未開修全藉經向去勸率人户下手興工大段開掘溝港數處通徹運河及創置堰閘若遇過歲旱即多引導太湖之水澆溉田土大水之後即决放河水下江如此則四縣民田遂無水旱方爲經久之利自經移勑到後舉縣皇皇如去

父母不任經州告訴乞留滿任以此見陳經之為邑實有恵利使民不忍其去况先有朝旨許職司體量部內守宰之官如有良吏特與保明再任縣令如經誠不易得某實為百姓惜之欲望朝廷俯從民欲乞留本官終滿此任始末了當上件河事况推官邵琦考第頗多到官已及一年半欲望朝廷許令成資或於蘓潤湖秀對換一職官差遣并對移到無錫縣屯田員外郎鄭琰未有替人却乞依舊赴蘭溪縣勾當並無妨礙如允所奏

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均差衙前等第狀

臣尋下法司檢造到差鄉戶長名衙前及糾決差役勑條州司看詳胡真雖是物力高强檢估到家業計錢一千八百六十五貫有零緣曾於治平四年內充鄉戶衙前衹應過名下重難分數熙寧二年十月內得替空閒方得二年零五箇月及稱見作十戶分居其丁懷檢估到家業計錢一千二百四十五貫有零緣是白脚人戶

先已曾有狀承認下次鄉户衙前色役即未曾差使及據胡淵狀内指說本縣約有三十家第一等未曾歷過衙前重難其丁懷却不指決顯是本人户於本縣未經差充衙前重難白脚户内最為高强令來若更差胡真充衙前深未允當檢會前勅條衙前軍將許人投名如不足許於鄉村差第一等兩丁以上物力高强者充即無明文許令連併差役縁只是州縣據法司引用嘉祐編勅諸般色役許被差人別糾一户見今空閒物力高

强之人以此承例將新近充衙前得替之人更無年限便作見今空閒人戶許行糾差況長名衙前除投名人即有優重酬奬若依條於稅戶抽差終是鄉民怕見充役即與鄉戶衙前事體一同不比尋常諸般差役若其間不幸歷過重難未經數月之間被人指決依糾戶條便作見今空閒戶定差即是物力最高之人常被糾差重役更無閒日其次白腳姦戶得以作倖規避無由差到深屬不均其胡真丁懷州司已送本縣責付遂家知

在聽候奏取朝廷指揮其丁懐現今家活估錢一千二百餘貫雖低小如胡真六百一十九貫有零亦是本縣次第有物力白脚人戸又已曾承認下次衙前差役欲乞朝廷詳酌定差丁懐充長名衙前祇應乞今後自未降雇役新法以前如外州軍亦有似此差長名衙前及糾決别戸且依差鄉戸衙前勑條有替罷衙前及五年以上見係物力最髙如第一等人戸數少即許依空閒人戸例定差所貴上等色役之人苦樂均濟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彈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狀

臣伏見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素非端士濫處法官陰附大臣密通簡札訪聞其兄子琦預宫官之薦子淵被提舉之辟盡由子韶私謁得之臣竊以大臣之責專以保任賢能御史之職在於糾繩非法而乃賣恩請謁同於市道上下若兹公義安在欲乞取問制置司臣僚子淵既是御史之兄不知何人所薦特宜推劾以正罔上

之刑使今後近臣不敢妄有奏辟所有子韶回邪反覆臺中難與議事伏望出自宸衷別無差遣庶清憲臺以塞人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彈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狀

臣竊以任人之術莫大於分别邪正而知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之道好義而不顧其利故其言也忠小人之道好利而不顧其義故其言也佞此君人者不可不察也伏見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近為右正言孫覺所薦被

名赴闕定知天下之人皆以青苗之法為非而獨王安石之徒主以為是每遊安石之門及與士大夫言莫不盛稱青苗之法以為仁政欲以迎合安石之意前日竊聞已被名對定之口才便佞必能為甘言以悅陛下之心仍慮制置司臣僚喜其助已陰相引薦置之要路以亂大政又聞定與人言陛下已曾面許臺諫任使事雖未然或慮陛下知之未深誤有進用似此諛佞之人非朝廷之福也孔子曰遠佞人荀卿曰諂諛我者吾賊斯

至論也所有臣近嘗彈奏太常博士李南公資序至淺小才善佞乞追還轉運判官之命又言監察御史王子韶回邪反覆難與議事及定阿諛不正並望别與外任合入差遣庶絶佞人僥倖之路而不誤陛下任使之明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彈步軍副指揮使宋守約狀

臣訪聞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管勾都指揮使公事宋守約為性貪暴違越不公

陵虐軍人非理鞭配前後私役軍士修蓋第宅物業日

不減一二百人及分布東西窑竈變造塼甓津般土木

以至脫塹打草之類莫非軍人道途怨嗟無敢言者居

陛下手足下而敢恣横如此其可容乎伏望陛下以臣

之言取責諸軍人員即見逐件事實褫職詔獄以正典

刑庶使今後管軍臣僚不敢違越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彈宋守約第二狀

臣近有劄子彈奏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貪暴不法等事乞行勘劾親承宣諭待更體問詣實今來已是多日未蒙聖旨施行守約自領兵權素無廉節貪邪酷虐中外莫不具知惟陛下聖眷優隆未知其惡交結中貴以為内援阿附近臣而作威福擅使官兵廣營家業以私役計庸則無慮千匹以非法刺配者何止百人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近者朝廷有退軍併營之議人心惶惑皆言守約邀功希旨力主此議揺動軍情已成怨府夫

事有馴致暴則生患昔張仲瑀請抑武選蕭俛廷議銷兵卒皆禍起一時足為鑒戒小人思慮不遠上誤朝廷若不即去除而復用之必恐別致生事悔將無及矣所有臣前劄子伏望早賜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彈宋守約第三狀

臣近嘗具二狀彈奏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貪邪酷虐非理用刑及私役兵士等事未蒙降付有司勘劾施行竊以步軍之任王師所寄茍或自為不法焉能強服

士心陛下雖欲屈法而庇之適足以惠奸長暴斂士卒之怨而終以為患也訪聞守約在成都日嘗為樞密使文彥博所薦致身至此又與宰相陳升之結托深熟恃此横恣無所不為臣觀外任臣寮敢有私役一兵妄配一卒則監司察舉物論不容計庸此流必坐廢黜今守約管軍日在陛下左右而敢公行貪暴無所畏忌擅使官兵及非法刺配者莫知其數獨無法以加之豈示天下之公乎朝廷置臺官將以糾繩不法帥臣違越昔當

正以典刑豈可只由大臣主張畧無黜責有法不用何
膚憲司乞顧將臣前後彈詞更不令兩府妨礙臣寮簽
書降付開封府或御史臺置獄取勘守約踰違事實嚴
賜施行庶使貪倖之人知有朝廷之法臺憲復振而軍
情稍寧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彈劉攽王介狀

臣竊以劉攽王介在試院忿爭爲臺官張璹等彈奏已
奉聖旨免勘贖金朝廷雖示寛恩物議未以爲允攽介

皆以文學被選置之館閣不思修藴器業以為名臣欲惟尚氣凌人動為嘲侮介特褊心好競所至喧悖率行若此人何以觀增長澆浮損壞風教無甚於茲欲乞深示戒懲特行貶斥俾居於外改過自新不惟欲介之福抑朝廷忠厚之舉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古靈集卷六

古靈集卷七

宋 陳襄 撰

劄子

治平四年八月奉使回上殿劄子

臣昨奉使北蕃久留邊郡竊見高陽關一路沿邊州郡戍兵甚冗馬步之卒不減三萬九千餘人歲費芻糧動以萬計諸州儲峙之數出於貴糴多者無數歲之備少

者微三年之蓄一甲未擐則財用已匱而邊民困矣幸而亭障無虞可以姑息一有警急如何支持臣愚以為方今安邊息民之要莫先於減戍卒而用土兵戍卒減則財用省而民力舒土兵用則戰守易而城池固此祖宗禦戎之遺策不可廢也今延安本路七州四軍義勇之籍無慮四萬七千餘人可以當馬步戍兵之數但官司因循失於訓練歲時雖有教閱之名而無可用之實甚可惜也況邊防諸郡深池高壘有陂塘沮洳之阻無

戎馬奔衝之患萬一有寇至不過堅吾壁以守之清吾野以待之則昔時義勇之軍足為防扞之用不有屯戍又何患哉臣欲請朝廷先遣才望之臣按行一路令與監司長吏將所籍義勇人數重行檢點去其老弱而補之壯勇舍其征役而授以騎耕每於農隙之時給與口食選差教隊使臣分往諸郡精加簡閱務令精銳可以效用然後減去戍兵之半食於近輔之郡遇大征伐則發內卒以應之如此則土有精兵塞有餘粟守禦有備

而邊民蘇矣如允所奏乞降付樞密院相度施行今取

進止

論樂劄子

臣謹看詳古者先王用樂皆有上下之節焉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註舜廟堂之樂也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註堂下樂也曰笙鏞以間註間迭也謂二者迭奏也曰簫韶九成註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凰言其樂之盛也周之樂其節亦有四焉曰升歌曰

下管曰間歌曰合樂儀禮燕禮鄉射禮有工歌鹿鳴笙入奏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合鄉樂關雎鵲巢皆三終是也大射禮則有升歌下管而無間歌合樂鄉射禮則有合樂而無升歌下管間歌用於射而其樂故畧也燕禮鄉飲禮四節備者主於君臣之會賓客之文故其樂備鄉飲酒禮曰合樂於周禮曰大合樂者天子諸侯禮固有間矣曰大者又加備爾王者以樂致鬼神亓宜其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合而奏之無所遺也故樂之序

歌者在上琴瑟和之貴人聲也吹者在下金石次之貴人氣也工歌作而後匏竹興匏竹興而後播鼗擊鐘磬以應之故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今者升歌堂上乃設編鐘編磬二於堂上以亂人聲匏竹列於堂下而歌者乃坐於鐘磬之間失上下之序矣皇帝升降祼瘞受嘏則止用登歌而宫架不作迎神送神沃盥復位酌獻有司薦俎則只用宫架而工不升歌又皆戾於古矣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註謂人君行

步以肆夏為節又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釋者云鍾中得奏九夏謂堂上升歌堂下以鍾鼓應之也周禮内宰註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孔穎達云天子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明薦徹皆用升歌而已餘樂不作也若迎神之樂則周禮大司樂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其奏九變及分樂而序之以享先祖則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

伏請宗廟之樂皇帝升降沃盥祼鬯酌醴受嘏復位凡行步之節並升歌堂上而下以鍾鼓應之如奏肆夏之儀有司薦徹則惟用升歌而已其迎神之樂九變宮用鍾歌興安之歌舞文德之舞猶大司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和之以琴瑟播之以鼓鼗送神亦如之送神樂雖不經見義可倣此如今制一成可也若三獻之禮則奏無射歌夾鍾舞文舞其樂皆一成猶周舞大武惟薦腥之後則備上下之奏陳功德之舞如太祖太宗文武之舞並作諸帝止奏文舞其樂六成庶合乎舜之簫韶周

之大合樂也取進止

祭天用樂劉子

臣謹按禮祀天以冬日至取微陽洞開天之始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即地上之圜丘因天事天也燔燎而升烟求陽以氣也玉奠蒼璧牲幣如其色肖洪覆之自然也樂用圜鍾為宮以其上應房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宮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者合陽奇之數欲神之聽之也祭地以夏日至取陰德潛萌地之始也坎於北郊從

陰義也就澤中方丘因地事地也瘞埋順其性之含藏也方琮而黃幣倣形色也樂用函鍾為宮以其生於未之氣未坤位也宮聲與角徵羽各二奏者合陰偶之數所以八變則地示出焉夫先王求神之意可謂盡矣以為天時者乾坤因之而闔闢陰陽繫之而消長鬼神亦由是而利用出入者也故作大事必順天時既得其時又擇其位也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以至於器幣樂舞至纖至悉無不從其類以此事神則神無不饗

也漢元始間不原禮意附會用日大合樂之文謂之合
祭復以正月三陽在下息卦受泰於是諏上辛之日合
祭天地於南郊觀其時位與夫器幣樂舞之設是徒寓
地祇於綴食之列而意不在焉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
郊禮畢次北郊下逮南齊又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
瘞后土雖得其位不得其時誠不至而禮不專是亦主
為禮天而發耳竊有一証焉記曰御同於長者雖貳不
辭偶坐不辭鄭氏曰盛饌不為已也王者事父孝故事

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豈可以后土富媼之靈載物無疆之德而事之僅如偶坐之賓乎深恐柔祇未之享也臣謹再詳儀注合祭天地於一壇之上其為非禮明甚固當改正然古今異宜沿革殊致三歲一郊漢唐成憲祖宗以來莫能易也今罷合祭則北郊惟使有司攝事於理未安謂宜以親郊之歲用夏日至先有事於方澤夫祭者薦其時也近人而親者無如地取材於地故先祭以明親親之仁遠人而尊者無如天取法於天故後

祭以正尊尊之義若掃地而祭法駕儀物一從簡易務
稱尚質之意其扈衛錫與可於郊賞數中豫給五分之
一或量加特賜繫自上恩所貴奉事天地不失禮意惟
朝廷財幸取進止

乞升陸佃優等倡名劄子

臣竊見進士謄録卷子内有徳字一號初覆考一處考
到等第絶相遼遠初考定作第三等上必專取其義理
之學而略其文辭覆考定作第四等下必以其文辭不

工而遺其義理臣與吳充等為見等第未安已依近降聖旨揩揮酌中詳定作第三等下雖立等不為不優然已混在稠人之中不能旌别以副陛下求人之意臣竊思陛下特以聲律取人為患故於庭試代以策問是欲斥去虛文以求博碩之士似此一號專以經義條對學有本末雖文采若不甚優觀其致精深固已出於羣儁伏望陛下取其根本之學不求詞藻之工臨軒唱名特賜省覽如實有可采願以優等置之不惟上稱陛下至

誠文士之心抑足以風勸後學取進止

舉彭汝礪劄子

臣竊見泗州軍事推官前權保信軍節度彭汝礪治平二年二月内第一人進士皇帝方在諒闇中授初等職官別不曾有候得替與推恩指揮昨因端明殿學士禮部郎中新差知太原府馮京奏乞比類前後狀元登科人別加推擢奉聖旨候得替特許參選令來巳得替見在銓待闕臣伏見本人辭學政事衆所共稱今任有蘇

頌等九人奏舉充京官館閣任使若只作常調選人注授差遣誠爲滯淹今欲具狀奏聞伏望朝廷特賜推恩改一京官以奬激多士取進止

知杭州薦吳師仁劄子

新制已前嘗選請到本州進士吳師仁在學充教授體訪得本人履行淳正器識髙遠嘗肄業太學名聞縉紳應舉不第退歸田里甘貧守道專治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爲異端之説自充教授以來夙夜孜孜誨誘不倦曾

未數月學者翕然向風知所勸激使之久處必有成就人材美厲風俗伏望聖慈特賜收采令充本州州學取

進止

選擇縣令劄子

臣備位銓衡膺旨授之寄伏見吏員冗雜無所銓品非國家清源正本之道也臣固未敢別有改更但以縣令一職最為親民之尤者上以宣導王澤下以阜安百姓茍非其人則百里蒙其害此固不得不慎擇也自仁宗

天聖間舉令之制始行是時天下翕然以為良法雖窮荒至陋之邑皆號得人然臣觀之猶以為未至何則葢天下之邑至多而被舉之員不足間以常調入令之人衮同差注故未能均得良吏也臣今相度欲乞應係選人知縣縣令處有闕並以奏舉人充仍詔諸路職司長吏今後奏舉縣令須是實有才行政術可以字民者即不得循私妄有保薦親舊勢要不職之人如有繆舉專委御史臺覺察彈奏每至舉狀到銓委自判銓臣寮將

逐人歷任內勞績及舉主人數並具手實校量銓次籍為上下二等仍令諸路轉運司勘會轄下州軍將所管逐縣户口多少公事煩簡亦為二等擇其素號繁難不治之邑及京朝官知縣久闕正官之處取係上等手實人以次授之其次等人即與以次縣分作兩等差注如奏舉員數不足即於常調合入令録資序人中選歷任內有京職官縣令舉主三人充允折令狀與奏舉人一例入等差注如內有賢能之士偶然舉主未足不該入

等者然其才術可當繁劇即委判銓同罪保舉入逐等差注每歲判銓二員所舉各不得過十二人其有素行乖越人品猥懦昏耄癃疾之人雖合入等亦委判銓體量降等與常調差注其奏舉入令人並乞與免見職司長吏庭參其資序任次幕職官之下而在録事參軍之上如到任後政績有聞及舉主五人以上合該磨勘者候得替到銓日其任劇縣者即與截申次等縣者與先次引見如别無治迹及舉主不足自依常選人例施行

稍或繆濫違闕不如舉狀者即坐所舉之人如此則天下邑無大小遠近及繁難不治之處舉皆得人偏遠之民咸被聖澤此實陛下安養元元之首務也如以臣言為可采伏乞降付銓司令臣與同判官商議合行條約未盡事件子細具析以聞取進止

理會吏部資序劄子

臣竊謂縣有知令最為親民之官不可一日虛其位而或任非其人也臣所領審官東院契勘近日合入親民

資序官七十餘員知縣闕次八十餘處全然差注不行自新法以來縣道事察督責嚴密被累者多故雖有賢良之才稍知自重則莫不畏罪規避無敢就者至有折資願就閑局此人情可知也今來任知縣人不減五十餘員並正任監當人又有九十餘員其監當闕次只有十處不惟縣道闕人兼監當待次人無由發遣臣愚欲乞詔諸道監司長吏今後縣道官員除庸謬不職及委是故違新法合行衝降外自餘若非違越不職偶因過

不逮之人少加容貸原情薄責使不至於黜降則人人
樂居其職無或規避也仍乞今後於元係親民降充監
當人內選擇腳色如公罪及私罪杖以下情理不至深
重歷任曾有舉主十人以上者許申中書審察與依合
入遠近權指射知縣硬闕并無人願就過滿見闕理監
當人資任請受仍不許不依常制奏辟如此則縣道不
至闕員而微累之人免於留滯可以責其後效矣取進
止

論流內銓奏辟官屬劄子

臣伏見流內銓差注選人引用編勑及本司專一條貫多是該説事理不盡須至檢尋前後體例比附施行然其間或一事而有數例輕重不一主判官既不盡知則只由吏人檢到爲定此銓衡用例之大弊也又本銓與南曹積年行遣要用文字浩穰萬計雖置庫貯自來不曾編排架閣絶不整齊并格式一司最爲多事專掌天下員闕與支遣選人料錢勾鑿簿書編録條貫雖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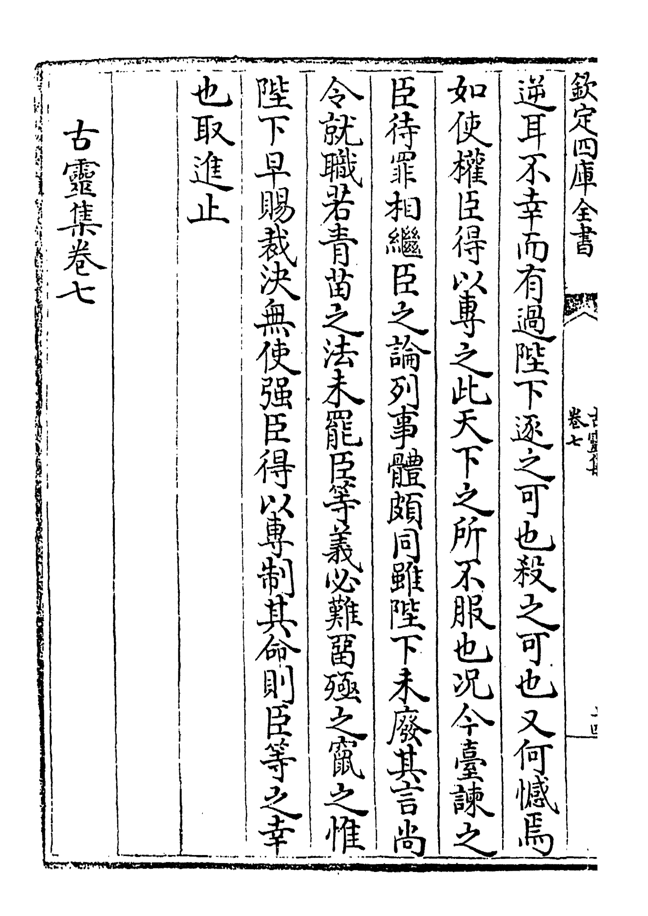
南曹自來無官點檢只是委憑吏人主管欺弊極多竊
聞朝廷近議在京官府並置屬官臣欲乞從本司同罪
奏辟歷任有舉主無私過京官或選人兩員素有才望
可以濟務者充主簿或編修條例名目專委管勾銓曹
逐司文字編排架閣及提點格式司支遣料錢入鑿闕
簿並將憑由照對躬親印押及應是前後應用諸般體
例文字盡令類聚編録委無漏落責自本司與判官曹
員同共看詳除不可用者合行刪去外其餘條目雖多

輕重不一可以兼存者並乞編為例冊奏取進止

論李常待罪不報及呂公著落職劄子

臣聞之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伏見右正言李常以經行為陛下所知擢自稠人之中寘之諫諍之列可謂待之禮優矣常以受恩思報不敢愛身避事知青苗取利之為害不免論列其非觀常之心固已盡忠於陛下矣向者只以一言之過便令分析居家待罪兩月而不報人情疑惑皆謂陛下待常之禮已薄而不欲

以無名逐之俟其抵觸忌諱自取罪尤而去此必非陛下之意也豈有天子任耳目之官而羅織語言之過將以為罪雖曰行法其能弭人之言哉此乃學黃老刑名者之所為怵陛下為此恐非忠厚之道也近聞御史中丞呂公著亦以造膝之言落職補郡參知政事王安石增改誥詞暴揚其語欲以中傷公著且以杜藩臣之言傳播四方深失事體所可惜者陛下刑賞之柄豈得出於制置之臣臺諫去就之命不當制於仇人之手夫忠言



逆耳不幸而有過陛下逐之可也殺之可也又何憾焉如使權臣得以專之此天下之所不服也況今臺諫之臣待罪相繼臣之論列事體頗同雖陛下未廢其言尚令就職若青苗之法未罷臣等義必難留殛之竄之惟陛下早賜裁決無使强臣得以專制其命則臣等之幸也取進止

古靈集卷七

古靈集卷八

宋　陳襄　撰

劄子

知諫院進劄子

臣聞君之視臣猶心膂之於股肱耳目也四者相資而成一體則不勞而功用成矣故公卿者人君之股肱而臺諫為其耳目也故古之人君用諫諍之臣必求方直

辯博之士司其視聽而補其闕遺其心緦緦然恐不聞切直之言以救其失故舜戒其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也古之人臣諫諍其君茍可以言雖鈇鑕之在前無所忌諱者欲以致君於無過而非所以暴其惡將以效臣之節而非取其名蓋居言責之任其義當爾故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書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徳是也故君臣之際同心協徳義成一體上之人茍聞一言之善則雍容聽納不

以為暴已而無所疑下之人苟聞一事之失則周旋切爭不以為干譽而無所憚此所謂信而後諫者也伏望

聖慈少察臣之言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正臺諫官劄子

臣竊以諫臣司衮職之闕格君心之非臺官糾正朝綱繩百官之失明其職之各異也伏覩近年臺官侵諫諍之職諫臣言風憲之事此孔子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也臣今欲乞諫臣惟司人君言動之過補時政闕失之

事若夫百僚之愆繆臺綱之不振則有御史在焉庶幾臺諫之任皆得專職而言責不紊矣取進止

乞賑恤大名等州被水災之民劄子

臣訪聞黄河近自許家港決潰東流經歷大名恩永静滄棣德博數州軍之地水勢瀰漫五百餘里居民田廬縣鎮淹没蕩盡自滄而北災害尤甚死者不知其數而存者已無生業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本路轉運使副及提點刑獄司分頭詣水災州軍多方存恤被災之民

放免稅租及賑貸糧食庶不至失所仍乞先次計度修復自河以南一帶堤岸防備來年夏秋漲溢為德博之患取進止

論冗兵劄子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百萬緡之費廂庫之數約五十萬一夫

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歲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州縣官用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二千萬足以贍給有餘矣況藝祖朝中外之兵只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大抵兵貴在强不在多今若選擇精悍之士而去其懦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

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為不足矣取進止

乞止絕權貴非次陳乞恩例劄子

臣竊見近日臣寮并故臣寮之家陳乞内外親屬恩澤衝改已授差遣人員闕朝廷雖有先降指揮過一月之外不許衝改然所陳乞恩例名目稍多逐時中書樞密院不住于審官三班院流内銓取已使員闕差注終屬未便緣逐處待闕之人守候名次動經歲月洎至授下差遣出京待闕或已前去赴任却被衝改雖在遠方不

免依前再赴銓院別候闕次孤寒久旅之人寧不嗟怨
朝廷既有恩例許令指射優便差遣已是優恩豈可更
容衝奪已使員闕甚無謂也兼陳乞恩澤多是近上臣
寮之家非理僥求因成體例攀援引用寖不可革國家
爵祿恩賞所以待賢能之士今惟以父兄親屬私恩陳
乞使閥閱無功之人占奪優便差遣一切出于僥倖甚
非至公之朝慎名重器區別能否之道也臣以為立法
更弊必先自貴者始欲乞今後除前兩府出鎮與沿邊

安撫帥臣辟舉人依條施行及勞績酬奬堂除人許指射非次見闕外其餘乞先自兩府以至文武臣寮及分司致仕故臣寮之家如合陳乞弟姪兒男及異姓骨肉恩澤并奏薦人差遣等並令一例于季闕以前一月內指揮合入優便之處依例等待即不得臨時陳乞非次見闕及衝改已授差遣人員闕庶使權貴絕僥求之望寒士無被奪之患而稍獲均濟矣取進止

論三司條例乞行均輸法劄子

臣伏覩中書劄子制置三司條例司狀奏乞行均輸之法朝廷遂除司勳郎中薛向充江淮制置發運使以領其事又出内帑之錢數百萬貫使之籠貨取息以助縣官之經費臣竊以為興利之道非當今之所宜行陛下聖德文明超越前古即位之初天下皆謂二帝三王之政必行于今日豈宜先利以示四方臣為諫官姑息而不言致陛下于有過之地是不以堯舜之道期于陛下臣實恥之自先皇顧命以來當國家多難之際天文謫

見于上地道震動于下水潦民饑之災徧于中國此天意有以警動陛下欲其恐懼修德而保其全安也而陛下首當脩明五事欽慎萬幾務一德以享天心思一言以和天下曽未及此乃欲徇有司之議行桑弘羊榷利之術臣不知其可也昔漢武帝承文景恭儉之後國用富饒侈心一生遂有輕事四夷之意中道勞費帑庾空竭乃以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置均輸平凖之法籠天下之貨物買賤賣貴以資一時之急卒斂怨于天下貽譏于

後世是豈仁術哉陛下若以國用空虛調度滋廣不榷利無以繼公上之給臣竊以為不然陛下尊為天子富有方夏四海九州之賦入不為不多第以承平百年因循侈靡而制用無節此今日不足之患也近者朝廷深鑒其失親命近臣辟選官屬制置三司條例固已救其深弊矣但令所司取天下會計之籍度縣官供給之數百度為之均節而歸之藝極至于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禁之而不得行諸路財賦之有無令有司得以便

宜移用與凡糴買上供之物皆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
遠使無害于公私而止于備用可也而後陛下身先恭
儉節用愛人而率之于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繩而守之
于下如此則浮費自省而財物不可勝用矣又何必取
輕重斂散歸之公上與民爭錐刀之利而失王政之體
乎孟子對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
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道亦

在擇之而已矣所有貨錢賈販之事如以臣言為可采特賜寢而不行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王安石劄子

臣竊以天下之道常存乎公議公議廢斯道或幾乎熄矣夫人皆有是非可否之心蓋出于理義之性雖聖人無以異也方其是非可否之時苟其心不至乎有所好惡則其言未始不公雖匹夫匹婦之愚猶有可取而況士君子者乎彼君民者凡施一政立一事方且自謂吾

思慮之甚精議論之甚熟聞其言而莫之省也且以爲流俗之論亦不思之甚矣故天下之公議常起于好惡未發之前而失于是非相勝之後君人者不可不察乎此也已以爲是而天下以爲非已以爲非而天下以爲是焉未可也必待天下之人皆以爲非然後捨焉是衆人捨之也故其取之于人也無貴賤戚疎賢愚惟恐其謀之者不多論之者不博道之所存議之所從也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

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厲王暴虐使人監謗召公用是諫之而不聽遂至流亡之患宣王既立用方召以為輔相修文武成康之遺風而雅道復行故其政善者詩人美之若雲漢崧髙之類是也其不善者詩人亦或箴焉庭燎是也或規焉沔水是也或誨焉鶴鳴是也或刺焉祈父白駒之類是也故天下諸侯復宗周而王室中興焉夫言之于人君其取捨興

亡如此之明效也伏自陛下享國以來咨嗟求治惟恐
一言之不獲一事之未聞親降詔書詢求闕政每遇便
殿延訪羣臣之言至于日昃仍命百寮轉對得以封事
上聞求之前王未有陛下兼收廣聽如此之勤也然而
興事改作惟聖其難王安石近置條例一司失于過聽
事不由于宰府謀不及于士民耆艾不與聞臺諫不得
議所建議者惟門下屬吏而已矣天下雖有是非之論
一切不聽事行之日中外莫不排然非之謂不可行此

由責任太専而不取人言之過也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言有事之時人君欲創制申令必先慎慮于始又當圖成其終猶天道之行四時以成變化柰何獨以一二臣之臆見而議天下之法哉陛下雖欲從之其如天下何昔者子產相鄭鄭人有遊鄉校以論執政者然明請毀鄉校子產止之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孔子聞之曰人

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韓愈爲之頌曰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旁通交暢施及無垠蓋惜其不遇也又曰四海所以不治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蓋傷今不復有斯人也伏望陛下復雅道以行宣王之政責近臣以子產之用心無任一人之私言無廢天下之公論舉一事必稽于衆施一政必順于民罷去誅求之法以安人心牽復放斥之臣以開言路使百工羣吏咸得以職事持議箴補王闕則可以無偏係過舉之患矣易曰同人于

野亨利涉大川言所同者遠無所係吝則道光亨可濟大事矣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議學校貢舉劄子

臣伏覩先降詔書令兩制以下至臺閣臣僚建議學校貢舉之制得以上聞者茲見陛下講求至治思得求賢養士之要以興起王業也臣近以諫官兼領國子監事每至太學視其齋舍頹敝生徒徙逹官吏苟簡殊無法度竊謂太學者天子教化之宫自古聖帝賢王莫之敢

廢晉漢而下雖無先王之法然猶置師弟子多至千數唐貞觀中規制益廣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博士生員與藩夷子弟游于學者至八千餘員豈國朝儒學之盛跨越漢唐而弦誦之地寂寥至此臣實恥之蓋藝祖創制未遑斯事當時謀議之臣識慮不遠因循百年未有太學今生員所居乃是司業廳事與朝集數位而已天下徯望必行于陛下之手事得其本為之甚易但陛下先求賢哲之士使居師長之位百度興葺乃其末事可以

不勞而成矣伏見前授試大理評事充忠武軍節度推官知許州長社縣事常秩性行純明專于古學甘貧守道不苟仕進語默出處非義不由道德未加而人信之此可謂以人治人者也前授安州司户參軍充國子監直講陳烈忠孝仁勇根于誠性行與道合心與俗違博通羣經而尤明于禮學思一物不獲其所則其心憂焉仁宗朝嘗以學官召之數命不起此可謂能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二子之道則同而其用或異皆所謂學孔

子者也方今丘園有道之士求烈與秩未見其比陛下方大有為之時搖如是人而使窮居家食恐非虞舜之舉十六相文王待二老之意也如陛下未即置諸左右姑以禮命召至太學使居博士之職以經授弟子帥公室公卿之子弟與國之俊選咸得執經肄業而以師禮處之庶乎其可致也有鄉貢進士管師常者履行正固經術專精東南士人多所從學更練民事而適于時用嘗為太學正衆論推服鄉貢進士程頤者有髙堅之行

懷經濟之學廷試不第無復進取守道用晦名聞公卿近聞諸路搜訪遺逸以應赦書師常與頤咸與薦達亦望聖恩并除國子監一助教之名庶幾太學生員有所規法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正謂此也所有近詔諸臣議學之制論者固多伏望陛下選擇近臣頒付詳定取其合于王制者立為一代之法固不為淺者之論而遂沮止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差除勅不由封駮司劄子

臣竊以封駮一司乃朝廷愼出命令之關防也故凡宣勅之出莫不由于門下者蓋慮政令有所未便刑賞有所未中差除有所未當則有司得以看詳而舉駮是非亦補朝政之一也近者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范鎭奏爲差提舉廣惠倉官員勅不下封駮司事中書檢會爲係舉官更不下封駮司以臣觀之夫舉官任人國之大典萬一有不當義當駮奏豈可與閒漫文字一例直降不由所司上廢朝綱下失官守此近

年已失之事豈可按以為法哉臣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除閒漫機密事依例直發外自餘事關朝政有所可否者其宣勅並令降付門下封駮施行庶不失祖宗之成憲也取進止

古靈集卷八

古靈集卷九

宋　陳襄　撰

詳定禮文

詳定郊廟禮文臣陳某等言有事於南郊薦饗景靈宫朝饗太廟大率皆踵唐禮至于壇壝神位大駕輿輦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若槩以先王之禮固已不必同用歷代之制則其間情文訛舛甚衆蓋有規摹苟畧

而因循已久重於更制者事出一時之儀謹先奏陳恭
候訓勅
滌宮
臣等看詳古者帝牛必在滌宮三月所以致其嚴潔通
誠于神明也今既無滌宮繫養之法每于祭前三月市
于民而有司滌養不嚴一切苟簡欲下將作度修滌宮
其繫養之法勅所屬官司省視委太常寺主簿一員闗
察

五齊三酒

臣等看詳古之祭祀必具五齊三酒今罇罍一以法酒實之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實也謹按鄭氏釋五齊三酒各有名色尋呼酒工諭以大略工人稱可以約古醞造

乞送所屬施行

入廟異宮

臣等看詳周制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祖禰異廟所以致恭而不瀆也祭法曰適士二廟春秋書桓宮僖宮聘

禮有之某君受幣于某宫曾子問曰主出廟入廟必蹕是人君達于命士莫不然也惟諸侯之下士則父子同宫而居祖禰共廟而祭後漢光武儉不中禮合高祖以下至平帝為一廟異室同堂屈萬乘之尊而俯同周之下士歷代因循不革臣等以儀禮求其迹以爾雅辨其名以考工記約其廣深謹圖上八廟異宫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為左右以進

車駕出入門罷勘契

臣等看詳舊南郊式車駕出入宣德門太廟櫺星門朱雀門南薰門皆勘箭熙寧中因參知政事王珪議已罷勘箭而勘契之式尚存春秋之義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雷動天行無容疑貳必使誰何而後過門不應典禮考詳事始不見於開元開寳禮咸平初載于闕

蓋當時禮官之失伏請自今車駕出入門罷勘契

徹青繩為三壝之制

臣等看詳周官外祀皆有兆域後世因之稍增其制蓋

古者神位寡祀事簡故兆守有域以為遮列厲禁而已後世神位既衆祀事亦繁故為三壝以嚴内外之限國朝郊祀壇域率循唐制雖儀注具載圜丘三壝每壝二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内壝誠不足以等神位序事嚴内外之限也伏請徹青繩如儀注為三壝之制

不設黄褥緋褥

臣等看詳禮記曰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内心者也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惟至誠

為可以報之故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稾秸因天地自然之性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也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高皇帝配天用紺席成帝初即位丞相衡等言其非是罷之東漢用莞簟晉江左用蒯宋郊祀正配位蒯席各二不設茵褥梁南郊席用稾秸五帝以下悉用蒲席稾薦隋禮稾秸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唐高宗詔謂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于制席皆隨代鶱革而祭祀天地獨不改張是乃自處于厚奉天以薄其諸

郊並宜改用茵褥開元禮復用稾秸莞席開寳通禮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日月並席以稾秸配帝以莞景德儀注從禮官孫奭所請席皆加褥慶歷祀儀天神以黄配座以緋遂失古制夫先王之制禮也或以質或以文惟其稱而已矣莞簟人情之所安者也而祭天以蒲越稾秸者尚其質也方將致誠尚質以交神祇而欲徇人情之所安蓋失之矣莞簟先王猶不施之郊況茵褥乎伏請郊祀天地席以稾秸配帝席以蒲越不設景德

緋褥

用制幣

臣等看詳禮記曰太廟之内大夫贊幣從君牽牲之禮幣曰量幣周禮太宰祀五帝贊幣享先王亦如之則知王者祀祖宗必有幣帛以將誠意今熙寧祀儀惟奏告太廟奉禮郎奉幣授大夫若五享及禘祫天子親祠與有司攝事皆無幣實為闕禮伏請宗廟之享並用制幣

焫蕭

臣等看詳禮記曰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覸以蕭光以報氣也又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今太廟儀注饋食大祀取蕭蒿黍稷𥡴於腊燎於爐炭皆于室户外之左而有司行之乃以茅代焫請依儀注焫蕭

遇雨望祭服祭服仍設樂闕

冕旒制闕

祭服之裳

臣等看詳古者祭服朝服之裳皆前三幅後四幅殊其前後不相連屬前為陽故三幅以象奇後為陰故四幅以象偶惟深衣中禪之屬連衣裳而裳復不殊前後然以六幅交解為十二幅象十二月其制作莫不有法故謂之法服自後漢晉宋後齊天子祭服皆云前三幅後四幅今少府監乘輿袞冕服様其裳乃以八幅為之不殊前後有違古制伏請改正祭服之裳以七幅為之殊其前後前三幅後四幅以今太常周尺度之幅廣二尺

二寸每幅兩旁各縫殺一寸謂之削幅腰間辟積無數裳側有純謂之綼裳下有純謂之緆綼緆之廣各寸表裏各為三寸羣臣祭服之裳放此

珮玉惟天子全玉餘用珉

臣等看詳禮記曰古之君子必珮玉所以比德也右徵角左宫羽先儒謂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宜勞宫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此左右之異也又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士佩瓀玫而緼組綬先儒謂尊者玉色純而公

侯以降則玉色漸雜此尊卑之異也佩玉之制必上繫于衡下垂三道穿以璸珠其下之兩端則綴璜中央則綴衝牙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也而琚瑀又在組之中央下與衝牙相直故曰佩有琚瑀所以納閒者是也今佩上下則設三衡以銀銅獸面為之而璜又夾中衡不在下端其所謂衝牙亦異于古又上有銀鈎以屬大帶皆非古制爾雅曰佩衿謂之褑郭璞以為衣小帶謂之衿而佩衿則佩玉之帶上屬者今宜為小帶以屬於革

帶而不用銀鉤伏請並如古制惟天子用玉餘皆珉石略依其色以辨諸臣之等銀鉤獸面其制不經伏乞除去

綬 闕

玄衣纁裳

臣等看詳古者祭服皆玄衣纁裳以象天地之色裳之飾有藻有粉米有黼有黻今祭服上衣則以青而其繡於裳者藻及粉米皆以五采團花繡之而黻用深藍淺

藍黼用碧與黄且虎蜼共一章粉米亦一章今皆異章

而畫殊非古制伏請改製

助祭之服

臣等看詳古者皆以冕為祭服未有服朝服而助祭者

也周官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至卿大夫之

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此助祭之服也今服章視唐

尤為不備於今文祀儀有九旒冕七旒冕五旒冕今既

無冕名而有司仍不制七旒冕乃有四旒冕博士御史

則冕五旒而衣紫襢太祝奉禮則服平冕而無佩玉比因循不講之失也且古者朝祭異服所以别事神與事君之禮令皇帝冬至及正旦御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百官皆服朝服乃禮之稱至親祠郊廟皇帝嚴衮冕以事神而侍祠之官止以朝服豈禮之稱哉古者齋祭且猶異冠而况人神之異禮朝祭之異事乎則百官雖不執事不當以朝服侍祠至于景靈宫分獻官皆服朝服尤為失禮伏請親祠郊廟景靈宫除導駕贊引扶侍宿

衛之官其侍祠及分獻者併服祭服如考制度修製五
冕乃爵弁服各正冕弁之 闕

四望山川社稷五祀朝日夕月風師雨師司命司
中七祀禖百神先蠶五龍靈星壽星司寒馬祭冕
服各異

臣等看詳禮記曰天子玄冕朝日於東門外又曰祀四
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注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孔穎達謂此據地

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為中祀埋沉以下為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命司中風師雨師鄭雖不言義可知矣國朝祀儀祭社稷朝日夕月風師雨師皆服衮冕其禮祭先蠶五龍亦如之祭司命戶竈門厲行皆服鷩冕壽星靈星司中司寒中霤馬祭皆服毳冕皆非是令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則諸臣攝事自當從王所制之服伏請依周禮凡祀四望山川則以毳冕祭社稷五祀則以希冕朝日夕月風師雨師司命司中

則以玄冕若七祀䄍祭百神先蠶五龍靈星壽星司寒
馬祭蓋皆羣小祀之比當服玄冕

不設黃道褥

臣等看詳景靈宮太廟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日儀鸞
司鋪御座黃道褥謹按唐故事郊壇宮廟內壝及殿庭
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將
有事命徹之武德貞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開元
禮開寶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

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徹之拜於地和峴乞付史官仁宗天聖二年儀注增設郊壇壝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議謂配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位其道褥以黃非典禮是歲詔自小次至壇下徹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汜埽反道鄭氏注謂剗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槀鞂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粉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几筵

所謂胙席是也

祭皇地祇太尉用中書攝

臣等看詳昊天上帝太廟以中書大臣及宗室親王使相攝事皇地祇則以兩制代兩省在輕重先後之序有所未安蓋王者父天母地其禮一也親祠與使人代祭其誠一也伏請祭皇地祇大尉用中書攝併乞下將作

監修展齋廳

帝籍神倉

臣等看詳國語王耕一墢庶人終于千畒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帝籍神倉後廢不設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非所以昭聖誠也欲乞于京城東南度田千畒置籍田舍一員仍徙先農壇於其中立神倉于東南

天地合祭為非禮

臣某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為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宫冬日至於地

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

為羽各二變合隂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壁禮之以血祭貍沈副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黄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隂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以迎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説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

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郊祀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

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為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于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_{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徧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憚之況一歲而兩祀乎若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祭南郊禮畢次北郊

或如南齊以上辛祀昊上而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天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覩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

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天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先宿太廟次宿北郊次宿南郊

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于古猶以有司攝事為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

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為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為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為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為帷宮止而後進如允所

奏乞下有司施行按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世廟及太廟謂之五漢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清宮及太廟謂之三大禮本廟三歲郊祠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自有常祠祀兼常歲有司攝事于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祠欲徧及爾若以親祠欲徧及之則因于南郊同時告祭北郊自因舊儀亦不背違禮意可行伏乞更賜參酌

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臣陳某奏臣昨具劄奏亞終獻及公卿升降由阼階親祠亞終獻飲福有司攝事太尉飲福受胙瘞埋燔柴准中書批四狀七月五日進呈奉聖旨並送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再參詳聞奏今具再參

詳到下項取進止合入南郊式太常禮院太常寺勑

惟人君得升阼行事

一臣等前奏看詳禮意惟人君得升阼行事阼主人階也雖尊如尸其入廟也必自門左其升堂也必自西階雖親如子其冠也必筵于東序少北其適東壁而見母也必降自西階故曰凡非主人則升降自西階明一尊之義也今廟儀注熙寧祀儀開寶通禮開元禮亞終獻以下其升降俱由阼階此有司因循不講之失也伏請

自今行禮亞終獻公卿祝史並由西階以應古義景靈宫亞終獻及司徒司空升降東階亦乞改正臣等徧考禮經無臣子升降阼階之文蓋阼階天子踐而行事非臣子所得升降若謂以賓禮待尸而尸升西階則上利下利及宰夫祝史之屬亦升西階是豈有所謂以賓禮待之者也其贊衛臣寮從君升降者既從於君自當由阼

皇帝飲福受胙以專受祉

一臣等前奏看詳祭禮惟主人受嘏故特牲饋食者士

禮也少牢饋食者大夫禮也皆曰嘏乎王闕而已雖正婦猶不設焉禮有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主人以誠孝告祖禰之神神亦以惠慈而嘏主人則凡非主人俱不當嘏曾子問曰攝主不嘏不綏祭蓋將欲受福先減黍稷牢肉墮祭於豆間今避主不敢受嘏以其不嘏故不墮祭也梁明山賓議請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胙臣下不敢同也詔依其議開元開寳禮及儀注熙寧祀儀天子親祠而亞終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

福受胙則于禮為非伏請自今親祠惟皇帝飲福受胙以專受祉於神然後賜胙臣下以示均福之義其賜胙及有司攝行事進胙于天子自如常儀

亞終獻及攝事之臣不宜飲福受胙

臣等再詳亞終獻之官葢君命之相成其禮者也攝事之有司亦君命之攝行其事也祭祀之主既自天子則飲福受胙固非臣所宜惟君賜之然後為可是臣下可以受之于君而不可專受於神也所有親祠亞終獻飲

福及攝事之臣飲福受胙並乞寢罷其祭終賜胙再拜自如常儀

燔瘞不當在祭末

一臣等前奏看詳禮經祀天燔柴祭地瘞埋所以為歆神之始其義一也故先儒謂陰祀自血起陽祀自烟起而後代因循亡失禮意不先燔瘞以致天地之神祇而皆在祭末則于古為戾今之祀儀北郊瘞埋亦在祭末伏請今後祭地之禮降神樂畢即瘞血以致陰祇也

先燔柴以歆神

一臣等前奏看詳禮經祀天之有燔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祼鬯皆是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燒胙餘也蓋周人尚臭掃地而祭故先燔柴於丘上所以升烟而降神也漢魏以後祀于壇上獻畢收牲幣祝冊黍稷爵酒饌物而燔之所以送神也今郊禮祀於壇上蓋循漢魏以來故事然禮畢升烟非所謂烟祀尚氣也臣等伏請俟降神樂止先燔柴以為歆神之始

先升煙瘞血後燔牲幣

臣等再詳禮經燔燎升烟所以報隂陽祀自血起故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烟為歆神始祭地以埋為歆神始然則升烟瘞血以致神祇不可不在先也雖然致神祇矣方祭之後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而燔瘞之然後為禮之終故儀禮祭天燔柴祭地瘞血而鄭氏以為祭禮終矣周官司巫凡祭事守瘞而鄭氏亦以為祭禮終矣備矣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

畢則去之此説為得而先儒有謂於燔瘞之始即用牲幣之屬既不經見而又未及薦神遽以燔瘞之則是備於先而闕于後也至後世知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于其始則是備于後而闕于先也欲請祀南北郊先行升烟瘞血之禮至薦奠禮畢依舊於壇次燔瘞牲幣之屬則始終之禮備矣

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臣陳某等劄子又奉到下項事件

郊用特牲

臣等看詳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蓋以覆燾持載之功無可稱故至恭不壇掃地而祭以下爲貴也大裘不裼而冕無旒陶匏之器稾鞂之席以素爲貴也用繭栗犢取其誠慤以小爲貴也特牲祭天不用羊豕以少爲貴也配座亦特牲以所配者如天故以天道事之書曰用牲于郊牛二春秋曰日養牲養二卜是也嚴父明堂則有牛羊以其禰近而親故以人道事之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是也孔安國

不原于此乃曰郊以后稷配后稷貶于天有羊豕殊無經據本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坐各設三牲俎不獨配位誤用羊豕而正位不專用犢非尚質貴誠之義古無有也伏請改正親祠圜丘方澤正配位皆用犢更不設羊豕俎及鼎以有司攝事准此

南郊公卿執事官升午陛

臣等謹按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然則社祭土而主陰陰氣北向故君

立北墉而南面以荅陰則郊祭天而主陽陽氣南向君亦當升午陛而北向以荅陽也何佟之曰祭社北向君荅故南向祀天南向君荅宜北向其說與禮合矣皇侃崔靈恩說圜丘之祭並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北向盖始入之别位非接神之時也若夫升自午陛而北向所謂接神之時荅陽之位矣羣臣侍祠無荅神之義則升降當由東陛是以唐韋彤五禮精義曰郊祀皇帝升降由南陛亞獻由東陛社稷皇帝由北陛公卿由

西陛國朝南郊儀注皇帝升自午陛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下逮祝史皆升午陛有司攝事太尉亦由午陛升壇且午陛者人主所升荅陽之位也臣下與至尊同陛此程元素所以極論于唐也或曰神俎當由午陛是大不然按少牢饋食禮俎序升自西階唯胙俎以主人親羞故升自阼階則知升階者繫乎人而不繫乎俎也郊丘之東陛社壇之西陛猶廟西階也郊丘之午陛社壇之北陛猶廟阼階也禮以定尊卑别嫌疑為本伏請親

祠圜丘唯天子升午陛及從升之臣依舊外其司徒祝史當陛東陛若有司攝事則太尉亞終獻亦由東陛升降庶得禮意

祭天之器陶匏

臣等看詳禮記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今之郊祀有瓠爵太尊瓦登而已至于簠簋尊豆皆非陶器先儒言天地外臣用瓦簋考工記旊人為簋是也故孔穎達云陶器謂瓦尊豆簋之屬又禮器言樿杓以

素為貴鄭氏注樿白理木也而今之祀儀乃用龍杓伏請圜丘祀昊天上帝方澤祭皇地祇正配位所設簋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樿為杓庶合尚質之意

太廟用蜃尊

臣等看詳周官鬯人山川四方用蜃故開元禮及開寶通禮饗廟不設蜃尊與周禮合而見行南郊式并儀注太廟陳設有蜃尊二又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有太尊而南郊式并儀注乃無太尊皆式文儀注之

誤欲乞改正以應周禮

太廟尊彝之數溢于古仍不依四樂各設

臣等看詳周禮宗廟尊彝之數各隨其設如春祠夏禴則以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犧尊盛緹齊象尊盛沉齊秋嘗冬烝則以斝彝盛明水黄彝盛鬱鬯著尊盛醴齊壺尊盛盎齊司尊彝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

皆有罍據此則經有成文故崔靈恩之徒得以推類而為說云時祭用十二尊也（彝二尊四罍六）春官不著禘祫之名而崔氏以為祫所用之彝如嘗烝以著尊盛泛齊醴齊以壺尊盛盎齊緹齊沈齊凡十八尊（斝彝一黄彝一著尊四壺尊四罍六）禘所用之彝如祠禴以犧尊盛醴齊盎齊象尊盛緹齊沈齊凡十六尊（雞彝一鳥彝一犧尊四象尊四罍六）必如崔氏之說則是虎彝蜼彝大尊山尊在六享為無用矣按鄭衆之義則以追享朝享為禘祫司尊彝曰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

享祼用虎彝蜼彝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
皆有罍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
曰間祀蓋禘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自即位朝
廟始故謂之朝享則禘祫當用虎彝大尊矣其鬱鬯之
彝與五齊之尊各以明水配之三酒則六享俱用盛以
罍配以玄酒今朝享太廟儀注則六彝六尊俱設按舊
儀每室設斝彝一黄彝一著尊二則與周冬烝之禮同
也其用象尊二則非也乃春夏所用者也今儀注及式

又設用蜃尊二乃祀山川所用者亦非也欲乞于式及儀注凡春祠夏禴用雞彝一鳥彝一犧尊二象尊二六秋嘗冬烝用斝彝一黄彝一著尊二壺尊二六大祫從鄭衆說用虎彝一蜼彝一大尊四尊六罍六為十八尊禘享如祫但減山尊二十六尊以本周禮

明水明火

臣等看詳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鄭氏曰取日

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古者祭日之旦陳饌于堂東照以明燭又以明水滫滌齍盛及沛涚五齊且以為配尊設于鬱鬯五齊之上今儀注具存廢而不講恐未盡先王致潔於神明之意其取火於日固有成法欲乞下有司每有祠事取以照饌及共神廚之用其取水之鑒及方燧亦乞從本所訪求於所出州軍牒取試驗以供祀事

鬱鬯

臣等看詳先王享尊廟莫重於祼祼以鬱鬯者為歆神之始也周官有鬯人掌釀秬為酒以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草煮以和秬酒以其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後世茍略祼不以鬯禮之大者又廢而不講非所以盡神之意按諸家之說鬱謂鬱金香草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又謂鬱金香草味苦生大秦國蜀地廣南江西州郡然則今江南饒信諸郡有鬱金香草土人煮為湯飲香味條鬯而色又黄意此為是欲乞自本所牒採取候

到精加辨識如得其真以和鬯酒庶幾補典禮之闕

景靈宫太廟御罍洗不當東霤

臣等看詳儀注景靈宫太廟設皇帝版位於東階之東又設御罍洗於版位之西按禮記曰洗當東榮又曰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釋者以為設洗於庭當東榮榮屋翼也殿屋則云東霤伏請設洗于阼階下當殿之東霤

南郊攝事用木爵

臣等看詳禮記郊特牲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故開元開寶禮有司攝事亦有匏爵熙寧祀儀有司攝事惟言洗爵拭爵而不言匏因此不用匏爵伏請自今改用之

爟火

臣等看詳景靈宫薦饗儀注設爟火位於望燎位之東南送神樂成皇帝就望燎位舉爟火注如質明行禮即不舉伏見景靈宫行禮日幾中猶舉爟火此有司之失也謹按前漢志秦以十月郊見通爟火欲令光明遠照

通于祀所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烽火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祀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為節度也則是爟火之設本為燎壇相遠舉以為節若宫庭行事燎壇稍近無事於此伏請將來景靈宫薦享不設爟火

拂翟

臣等伏見親祠南郊皇帝自大次即位版内臣二人執翟羽前道號曰拂翟歷考前代禮典無此制儀注亦不

載尋牒内侍省尚衣庫亦不見所出惟國朝會要御殿儀稱五代漢乾祐中宫中導從童子執絲拂二人髙髻青衣執犀盤二人帶䯼頭黄衫執翟羽二人帶䯼頭黄衫本朝太平興國初稍增其制捧真珠七寶翠毛花二人衣緋袍捧金寶山二人衣緑繡袍捧龍腦合二人衣緋銷金袍執翟拂内侍省差内侍二員執之各公服繫鞋每大慶殿宿齋景靈宫太廟南郊自大次至小幄皆用之原其所出乃漢乾祐中導從之物其制不經今郊

廟大禮乃用此以為前導失禮尤甚伏請除去以上合
入南郊式併太常禮院勅

薦新不擇日不出神主

臣等謹按古者薦新于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
奠而不祭近時乃擇日而薦非也禮記曰未嘗不食新
言新物之出未薦寢廟則人子不忍前此食新孝恭之
道也薦新見於經者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獻
羔謂享司寒而開氷此建卯之月以之祭韭蓋豳土節

晚而氣寒故也周頌曰猗歟漆沮潛有多魚此則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周禮𢿘人春獻王鮪說者以為季春三月春鮪新來王鮪鮪之大者云獻于廟之寢也鄭氏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若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限孟仲季月故月令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麹高堂隆不原於此乃曰天子諸侯以仲月季月薦新非也禮文殘缺經之所載止于四物而已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即仲春獻羔開氷季春薦鮪

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雛雞也）嘗黍羞以含桃孟秋登穀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是也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建議以為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定四時所薦春孟月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薦氷季月蔬以筍果以含桃夏孟月嘗麥以彘仲月果以瓜以來禽（來禽即林禽）季月果以芡以芰（芡即雞頭芰即菱角）秋孟月嘗粟嘗穄配以雞（粟穄為飰）果以棗以梨仲月嘗酒嘗稻（稻為飰）蔬以茭萌季月嘗菽嘗蕎麥（小豆

漬而烝之綠豆蕎麥為餅冬孟月羞以兎果以栗蔬以藷萸藷專於切萸薪於切今山預仲月羞以鴈以麞季月羞以魚凡二十八物除依詩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於有司一時之議然歲時登薦祖宗行之已久禮沿時制損益不必同依於古則太𦊨違於經則無法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嘗享用膳羞之物見于經者可依舊制存之其不經者去之庶幾不失禮意伏請自今薦廟孟春薦韭以卵臣等謹按王制孟春薦韭以卵時則訓季冬云雉雊雞呼卵則今正月薦韭用雞子取新物相宜

以葑舊作菘臣等謹按詩曰爰采葑矣蓋葑似菘有闕名菁本草云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盡蕪菁南種亦然里俗謂之蔓菁然則葑本北地所宜又見于經宜備時薦請以葑易菘仲春薦氷季春薦筍周禮醢人加豆之實有筍菹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可以為菜殽詩云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蔌則菜殽也羞以含桃臣等謹按月令仲夏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今在三月者蓋四月寒燠不齊而氣至有早晚物成有先後毛詩傳曰幽土晚寒是也故國朝時令以三月薦櫻桃而漢叔孫通亦云古者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各以其宜也孔穎達禮記月令仲夏正義云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進含桃者此果先成早于餘物故特記之則是諸果亦時薦孟夏以彘嘗麥今用大麥烝而炊熟臣等謹按月令孟夏以彘嘗麥先薦寢廟言麥而已則是大小麥皆宜備薦也仲夏嘗雛以黍羞

以瓜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鄭氏曰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者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也氣之主也孔穎達曰黍非新成直取舊黍與雛同薦之蔡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爾雅曰生哺鷇生噣雛說云雛雞子也陸德明云雛也內則人君燕食所加庶羞有瓜詩曰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

季夏羞以芡以芰周禮籩人加籩之實有菱芡菱芰也宜依經以菱易芰

孟秋嘗粟與稷舊嘗粟穄配以雛今依月令仲夏以雛嘗黍此不復用雛臣等謹按月令孟秋農乃登穀于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不名言其穀則明所嘗非一穀謂若黍稷與粟之屬本草註稷即穄也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粟謂之黃米宜以稷易穄

羞以棗以梨周禮籩人饋實之籩其實棗禮記云內則人君燕食加羞有棗與梨

仲秋嘗麻月令仲秋以犬嘗麻令不用犬故止嘗麻

嘗稻

稻為飴月令季秋以犬嘗稻今不用犬牲故止嘗稻羞以蒲舊芡萌臣等謹按詩曰維筍及蒲蒲與芡白畧相似芡白不經宜以蒲白易之周禮醢人加豆之實深蒲鄭司農云蒲蒲玄水深故曰深蒲玄謂蒲生水中子

季秋嘗菽豳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菽大豆也羞以兔周禮庖人掌六獸有兔內則云人君燕食加羞以兔以栗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栗內則人君燕食加羞有栗夏小正曰栗零在八月令梁地栗晚熟宜以九月薦

孟冬羞以鴈周禮庖人六禽有鴈又曰冬行鱻羽鄭氏云魚鴈水涸而性定

仲冬羞以麕周禮庖人掌供六獸有麕內則三十一物有麕脯麕軒臣等謹按古今注曰齊人謂麕為麞宜以麞作麕

季冬羞以魚周禮庖人冬行鱻羽杜子春曰鱻魚也杜祐曰此時魚得陽氣潔今薦用鯉臣等謹按季冬獻魚而詩曰有鱣有鮪鰷鱨鰋鯉則是衆魚但及時美

潔皆可登非特用鯉而已今春不薦鮪實為闕典伏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無則闕之可也如林禽蕎麥芡萌藷蕷之類及季秋嘗酒皆不經見並合刪去凡此二十七物其新也人君不敢嘗必先薦於寢廟不貴非時而出而時亦不可後也孔子曰不時不食記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享也後漢詔書亦以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强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焉自今當奉祠陵寢皆須時乃上今太廟薦新之品出於玉

闕

所供其所無者

乃索諸雜買務池苑所出市鬻之物多至後時人已屬厭而方用登廟有乖薦新之義謂宜嚴勑有司凡新物及時而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于禮不當卜日漢舊儀嘗韭之屬皆于廟而不在寢故韋玄成傳以為廟儀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于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令出神主則失禮尤甚伏請依韋彤五禮精義所說但設神坐仍俟寢廟成薦新于

寢庶合典禮

禘祫不廢時祭

臣等看詳大宗伯之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則六享並行而天子禘祫與諸侯異未嘗廢一時祭故毛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孔穎達正義以為天子夏為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礿秋為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

年一祫與其禘享更為時祭所以别於諸侯所謂其洽
辨者其禮具也國朝沿襲故常禘祫之月不行時享久
未釐正非古之制伏請每遇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
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其禘祫雖與
時享先後經無明說以臣等考之司尊彞曰凡四時之
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彞蜼彞先鄭云追享朝享謂禘
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明禘在礿祭祫在烝祭之
間不在其後也故後鄭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其郊禮

親祠准此如允臣等所議乞賜指揮施行

月祭五廟時祭二祧古無月半祭

禮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正義曰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此之五廟則並同日月祭之也遠廟爲祧享嘗乃止故不得月祭

告朔謂之月祭

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正

義曰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按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一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彛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不告月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

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正義曰禮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者按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生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

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正朝享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

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
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
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
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于告朔國語
日祭日祭祭于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

儀禮月半奠

儀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
之注朔月月朔日也自大夫月半又奠又曰無籩有黍稷

用瓦敦有蓋當籩位注黍稷併於甒北也於是始有黍稷也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疏曰大夫以上月半又奠者下經云月半不殷奠士不奠大夫以上則有之云於是始有黍稷者始死以來奠不言黍稷至此乃言之故云於是始有黍稷也云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所謂猶生時朝夕之常食也又曰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又曰有薦新如朔奠注薦五穀若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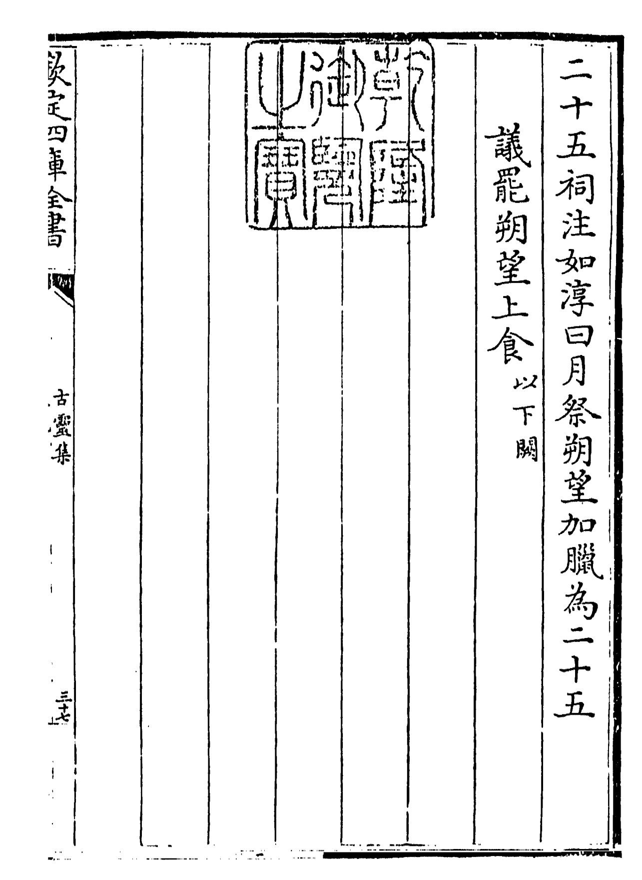
果物新出者

月半奠謂之殷事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注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

前漢祭朔望

前漢韋玄成傳京師自高祖下至宣漢與太上皇悼皇考各有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



二十五祠注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

議罷朔望上食以下闕

古靈集卷九